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 ★★★★★

草镯子

黄蓓佳
著

Huang
Beijia

黄蓓佳少儿文集

1924年，8岁的女孩梅香
生活在青阳城一座三世同堂的宅院里，
隔壁裁缝家的童养媳秀秀，
用麦秸为她编了一个草镯子……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丛书

1934年，8岁的女孩梅香

生活在青阳城一座三世同堂的宅院里，

隔壁裁缝家的童养媳秀秀，

用麦秸为她编了一个草镯子……

黄蓓佳

著

草镯子

黄蓓佳少儿文集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草镯子/黄蓓佳著. —济南:山东人民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-7-209-09527-3

I. ①草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8456号

草镯子

黄蓓佳 著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
邮 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(0531) 82098914

市场部(0531) 8209802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印 装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规 格 16开(155mm×225mm)

印 张 11

字 数 130千字
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

印 数 1-10000

ISBN 978-7-209-09527-3

定 价 2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黄蓓佳，1955 年生于江苏如皋。1973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，1984 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书记处书记。主要儿童文学作品包括长篇小说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《我飞了》《漂来的狗儿》《亲亲我的妈妈》《遥远的风铃》《你是我的宝贝》等。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国家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宋庆龄儿童文学奖。有多部作品被翻译为法文、德文、俄文、日文、韩文。







目 录

- 1 墙头上的猫咪 / 001
- 2 隔壁院里的童养媳 / 011
- 3 挑水工呆小二 / 022
- 4 呆小二从井底吊上了水桶 / 032
- 5 童养媳秀秀被打 / 042
- 6 端午节的粽子长了腿 / 051
- 7 梅香和秀秀在井台上 / 056
- 8 爹爹带梅香考学堂 / 061
- 9 穿雪纺绸衫的芸姨 / 071
- 10 梅香的心思 / 075

- 11** 娘怀上的小弟弟又没了 / 081
- 12** 江南梅雨时 / 085
- 13** 梅香得了个洋娃娃 / 091
- 14** 在裁缝铺子里 / 098
- 15** 秀秀闯下了大祸 / 104
- 16** 梅香要把秀秀藏起来 / 111
- 17** 被碎石头填起来的井 / 118
- 18** 馋嘴猫咪偷吃了蛐蛐 / 122
- 19** 老媒婆上门 / 128
- 20** 跟着老太太去给爹相亲 / 138
- 21** 放学之后 / 145
- 22** 新娘家送来了嫁妆 / 153
- 23** 逃跑的爹爹和一地薄霜 / 162

1

墙头上的猫咪

梅香把一碗香喷喷的鱼汤拌饭端在手里，一只脚刚蹬上斜靠在墙脚下的木梯，眼尖的余妈就掀开晾在天井里的湿漉漉的被单，探出一张酒酿饼一样又扁又圆的面孔，压着嗓门吼起来：“梅香啊！梅香啊！你又在爬墙上树啊！”

梅香笑嘻嘻地回头，手指戳一戳余妈，做一个“噤声”的示意。

梅香不怕余妈，这个打小儿奶大了她又抱大了她的胖妈妈，把她含在嘴巴里疼着还嫌不够呢，吼她不过是怕她摔着。

余妈咬牙呲嘴地跺着小脚：“还不下来？不下来我叫你太去啦！”

太是梅香的曾祖母，太生起气来，把脸庞皱成一颗核桃，把没了牙的嘴巴瘪成一条细细的缝，用手里的黄杨木拐杖“啪啪”敲桌脚的时候，梅香还是有点儿畏惧的。



可是余妈不会去喊太，她怎么舍得梅香被骂呢？梅香吃准了余妈的虚张声势。

“我不上去，黄黄饿死了你赔不赔？”梅香说着，一只手端饭碗，一只手扶梯子，小猴子般利索地噌噌往上爬。

木梯子长年累月靠在院墙上，风吹日晒，蒙了厚厚一层灰，衣服蹭上去，黑的能蹭出白，白的又会蹭出黑。梅香身上的浅紫色绉纱阔腿裤，扫帚一样“苏苏”地扫着木梯上的灰尘，两条裤脚眨眼间污成了深紫色。余妈心疼地看着，嘴里啧啧不停。

“祖宗啊，你可小心啊。”她叮嘱着，一扭一扭地倒腾着一双粽子大小的脚，匆忙地赶上前，两手抓紧了木梯，头仰着，嘴巴张着，心惊胆战地盯住梅香的后脚跟。

梅香的长辈们：余妈、太、娘，都是小脚，所以她们都没有爬过木梯，她们都把高耸笔直的木梯当作是老虎，会吃人不说，吓都能吓死个人。梅香跟她们不一样，她是天足，肥肥厚厚的一双大脚，蹬墙上树样样都利索。有时候梅香会仗着这点优势肆无忌惮，男孩子一样顽皮，任性。

太常为这事敲着黄杨木拐杖数落梅香的爹和娘：“惯哦，惯哦，惯成个野猫子，看将来嫁到哪家去？”

娘不敢说话；爹也不敢多说，搓搓手，嘿嘿地笑，喉咙里咕哝一声：“时代不一样了啊。”

可不是嘛，城里的小学校都开始招收女学生了，她们穿一模一样的青布上衣、黑裙子、白袜黑鞋，齐颈的短发，额前一排雨帘儿似的刘海，背着花布书包，手挽手地往学校里走，可神气呢！爹已经跟娘商量过，过了这个暑假，要把梅香从私塾里转出来，转到会教算术和

地理的青阳小学去。

梅香灵巧地从梯子上翻身跨到了墙头上。墙的另一边是一小块延伸出去的平台，五尺见方吧，听说太爷当年建这院子的时候打算在平台上砌个角楼，里面挂上一串铜风铃，风一吹过来，铃儿会丁零当啷响，远近人家都能听得见，有意思。太爷也是个喜欢花样翻新的人；结果风水先生来看了，说不妥，角楼挡住了紫气东来，于子孙不利；如今这平台上就成了冬落雪夏长草的荒废地。前几天黄黄在太屋里磨爪子，不留神指尖钩坏了太的一只绣着鸳鸯戏水图的缎子椅垫，太拿拐杖打了黄黄两下。也不算太重，太的力气能有多大呢？可是黄黄气性大，一家伙窜上墙头，把平台认作家，死活都不肯下来了。梅香每天爬到平台上给它送吃的。太不让她送，太很气愤地说：“让它饿！我倒要看看它气性有多大？”梅香却不舍得让黄黄饿。余妈说了，黄黄已经怀上小猫崽子了，要当妈妈了。谁也不能心狠到把妈妈和儿女都饿死。

梅香跨坐在墙头上，捡一块碎瓦片敲着碗：“黄黄！黄黄！饭来啦！”

黄黄不在。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平台上长着青灰色的瓦楞草，细细的狗尾巴草，叶片像一串串小铜钱样的蛇果草，还有一种茎秆带毛刺的草，顶端开着小紫花，一嘟噜一嘟噜地摇摆着。小虫子们不怕晒，忙忙碌碌地在草丛里进出，昂着脑袋从这里窜出来，又撅着屁股从那里钻进去，弄出索索的细碎声，也不知道捣鼓些什么。虫子们大都是灰白色，有的光身子，有的长了小翅膀，会飞，但是飞不远。偶尔也能见到一两只红甲虫，亮闪闪的身体，翅膀半开不开，爬动的速度很快，像是借了翅膀在盘旋。

女孩子们见了虫子总要大惊小怪地叫，梅香却不然，她能够守着虫子一蹲老半天，看它们如何吐唾沫，如何拉屎，如何把食物搬进墙缝里。有时候她心疼它们搬运得太辛苦，就拿根草棍，帮着它们把食物往前赶。可惜虫子们总是不领情，一见草棍伸过去，就慌慌张张地逃，以为梅香是杀手。

黄黄这家伙肯定把小便撒在了草丛里，太阳一晒，平台上就飘出来一阵阵的猫尿味，酸酸的，臊臊的，冲得梅香直想打喷嚏。

“死黄黄！都不知道讲卫生。”梅香拿手背捂住了鼻子，心里有点恨铁不成钢。

这家伙去哪儿了？它是不是嫌梅香送饭送晚了，自己出门打食了？梅香在院子里见到过带血的鸟毛，余妈说那是黄黄打的活食，猫咪是天生会给自己打食的。

“梅香你下来，小心太过来拿拐杖揍你！”余妈在下面吓唬她。

梅香不听，一边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了鼻头，往四下的屋顶张望，一边瓮声瓮气地呼唤：“黄黄！黄黄！”

“轻点声！真要让你太听见啊？”余妈替她急。

“黄黄哪儿去啦？”梅香不在乎猫尿臭了，放下捏鼻头的手，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。

余妈仰脸指挥：“你放着那碗，等下它肚子饿了，自然会找过来。”

“太阳多大啊，饭会晒馊的。”梅香伤心地坐在墙头上。

“馊就馊呗，猫怕什么馊？又不是人。”余妈哭笑不得。

“你说说，它会不会让金老板家的狗咬死了？”梅香俯下身子，问余妈。

“嚯，那小狗才断奶两个月，黄黄不咬死人家算好啦。”



“它会不会掉进水塘里淹死呢？”梅香很固执。

“我的大小姐，猫狗九条命啊！”

梅香知道余妈开始生气了。余妈只要一生气，就不叫她“梅香”，改口叫“大小姐”，透着生分、冷淡。余妈一叫“大小姐”，梅香马上服软，乖巧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

“余妈，我下来呀！”梅香高声宣布。

她探出身，把盛着鱼汤拌饭的碗送出去，推到太阳晒不着的檐角下。角落里还有一只空着的碗，是她昨天送饭用的，她伸手够过来，准备带下去洗一洗，明天再用。其实不洗也没事，黄黄已经把碗底碗沿舔得干干净净。

“踩稳了呀！当心啊！”余妈仰着脸，张开两只手，夸张地往上接着，生怕梅香一脚踩空，倒栽葱地摔下地。

梅香屁股朝外，脸朝里，倒退着下了一级木梯，忽然停住不动了。隔着墙头，她发现邻家的院落里出现了一个陌生人。

是一个精瘦俊俏的女孩子，黑鞋，蓝裤，紫花的小衫儿，乌油油的辫梢上绑了一段醒目的红头绳。她一只手挽着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，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空水桶，穿过院落，走向屋檐下的大水缸，去打水。男孩子在她身边不老实，一扬手抓住她的辫梢，用劲地扯，还挣脱她的手，要拉着辫梢跑。女孩子疼得侧过身，弯下腰，想喊，又不敢喊，小声地哀求男孩快松手。

“跑！跑！”男孩笑嘻嘻地挥动抓在手里的辫子，把它当成牵牲口的缰绳，又笑又叫。

“放手啊，疼啊。”女孩子歪着身体，不由自主地跟着小男孩满院跑。

“我打你！跑！快！”男孩笑得咯咯儿的，有点像喉咙里呛着一口水。

一高一矮，一瘦一胖，一个女孩一个男孩，陀螺一样在院子里转。

“啪”地一下子，男孩被自己的夹袍下摆绊着了，松开手里的辫梢，两手往前张，跌了个小狗吃屎的架势。

跌疼没跌疼，梅香在墙头上看不出来，反正男孩嘴一咧，哭声炸雷一般地扬起，两手两脚像乌龟蹬水一样地舞动，半是惊吓半是耍赖。

女孩子就吓着了，手里还拎着水桶，不知所措地望着赖地不起的男孩，一时间好像没了主张，不知道应该去拉他好，还是应该先哄着他不哭好。她进退不得，左右为难，一张俊俏的瓜子脸憋成了一颗红果子。

这时出来一个高个儿水蛇腰的女人，肘弯里夹一件正缝着的水绿色绸衫子，把捏在手里的缝针恶狠狠地朝着女孩戳过去：“死丫头，你个木头桩子呀你？看见福儿跌跟头都不晓得过去扶？我花钱是买个人哎，不是买块木头哎！”

墙头下的这个院落属于梅香家的产业，眼下是裁缝家租住着。裁缝还年轻，却驼起了一个锅底样的背，后看侧看都像个老头。因为终年到头守着案板做生活的缘故，脸色白寥寥的，眉眼显得阴沉，薄薄的眼皮总是耷拉着盖住半个眼仁，难得撩起来看人一回，活像上门来的主顾们都欠着他的工钱。照理说这样的死人面孔不招人喜欢，可是裁缝的生意来得个兴旺，原因是他的手艺实在好，活儿做得细不说，他脑子还活泛，上海那边出了什么新衣服样子，比如什么圆角领啊，泡泡袖啊，双开襟啊，珠花滚边啊，只要有人穿过来，他一搭眼就能够仿得出，仿出来还分分毫毫不走样，肩是肩袖是袖的。青阳城里赶



时髦的小姐太太们，川流不息地往他门上走，送料、试样、取货，多高的工钱都肯出。

裁缝家的日子就过得挺滋润。

裁缝娘子虽说个儿高，腰背倒是笔挺，长一张瘦马脸，鼓鼓的金鱼眼泡，鼻头往上缩，露着几根不雅观的黑鼻毛。她喜欢用桂花油把头发梳得溜光水滑，发髻上一年四季别一朵红绒花。那朵绒花用得很久了，绒毛都发了黄，还掉得稀稀落落，细钢丝支棱着，真难看！还有，她总在衣襟边掖着一块绸手绢，见人先把手绢抽出来，掩一掩嘴角，而后找一个话头开说，说完了再拿手绢掩一下嘴，掖回去。余妈评价道，薄嘴皮子的人就是会说话，裁缝娘子那张嘴，死人能让她说活了，手绢是擦她的唾沫星子呢。也因此，裁缝家里里外外的事情娘子做主，接什么活儿，收多少钱，都由娘子说了算。

胖墩墩的男孩是裁缝娘子的宝，名字叫福儿，五岁吧，闹腾得很。有一回看见黄黄躺在巷子里晒太阳，拿块砖头把黄黄的腿砸了。余妈抱着哀叫不止的猫咪上门问罪，裁缝娘子死活不承认是儿子惹的祸，余妈气得差点儿跟对方打一架。

娘知道了这件事，怪余妈：“你就不该去。处着邻居呢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”

余妈气哼哼地：“那小东西再不管教，长大了是个当土匪的种！”

娘扑哧一笑：“你是多余操心了。”

余妈想想，也笑起来：“就是，我就是吃多了萝卜干，咸（闲）的！”

余妈从此再不进裁缝家的门。偶尔有晾晒的布片被风刮到邻家院子里，她宁可不要了也不肯上门讨。可是余妈这个人也很神，她烦着